

許一個琉璃珠的春天

トンボ玉を捧げる春

A Wish for the Colorful Spring of Glass Beads

蔡愛蓮 (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達瓦達旺教會駐堂牧師)

排灣族人在重要慶典必戴的琉璃珠串中，每一個琉璃珠都有專屬的名稱，而且顆顆琉璃珠都有屬於它的神話故事與珠串中的功能。例如，琉璃珠中放置在中間，被視為最高貴、靈氣的mulimulitan珠（象徵高貴、彩虹、曙光，貴族結婚時不可或缺的重要聘禮）。傳說mulimulitan琉璃珠源起，是族人清晨用柴煮食，屋內瀰漫煙氣緩緩升起時，透過石板屋頂之vangaw（天窗）晨曦日光照射進來，映出quljivangraw（虹彩）之景象而命名。部落耆老說：這是族人與祖先和天上造物者對話的殿堂，是人稟報造物者生活的日常與領受永續家族召命的當下。一顆mulimulitan琉璃珠道盡部落生活與生命永續的神聖對遇；族語不只是人與人溝通，也是天人、宇宙、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串聯與合一，這正是族語文學的魅力。

從日常生活寫起

過去抱著「心是敬拜的殿堂；舞動筆尖，畫出歲月，容於心的近都滴下脂油。美麗的故事很多，而你的故事是唯一的一顆星。」以部落教會牧師的心境，從小不曾離開過部落的自



己，如何將部落純樸、善美的故事記錄起來，是我的禱告。

2007年族語文學獎開始，從個人敬重的耆老得知資訊，鼓勵我將平日寫日記的文稿，整理一篇投稿族語文學。

嘗試從自己的故事出發，以一篇「aljak nua pulju」（孤兒）新詩，開始我的族語文

學。這篇是從自己生活素材的發想，因為父親早逝，清苦的小時候經驗，為了晚餐可以有溪魚煮湯，姊妹們在溪邊手抓螃蟹，親眼看到溪中虎婆魚群拼命向著水源處游的經驗、淒涼的鳥鴉與貓頭鷹哀鳴，甚至是茄苳樹特性等元素，讓心裡的語言轉化成文字。

族語寫作變成使命

看見自己的文章在族語文學刊物上呈現，可以保留自己的故事，可以使部落故事也成為別人閱讀的讀本，很受激勵。

因為族語文學獎觸發，使自己更加關注文化議題、記錄部落大小故事，並且學習族語轉化華語的表達方法。從個人生活體驗到對部落文化式微感嘆（得獎作品：pacikel tua sicuayan 拾回從前）之新詩發表後，到小說創作、兒童文學翻譯等作品發表。每一步族語的激盪，讓自己從喜歡寫，到對族語寫作有一份使命，如果我自己不寫族語，我又期待誰為族人寫呢？

族語寫作，很值得！

族語文學最大收穫，除了將族語寫作成為自己的日常外，用時間換取自己進步的空間，用寫作經營自己心田深處，在族語文學平台發表開出美麗的園地。例如，2012年正逢自己所駐牧教會設教60週年慶，將自己多年蹲點部落教會之生活小故事成冊，出版書名為「背袋中的寶物—華語 / 排灣語對照」當教會獻禮分享，每每看到部落耆老們眼眶有淚，用母語閱讀自己的故事，內心跳出一句「族語寫作，很

族語文學最大收穫，除了將族語寫作成為自己的日常外，用時間換取自己進步的空間，用寫作經營自己心田深處，在族語文學平台發表開出美麗的園地。



值得！」

在沒有自來水系統、沒有水管的部落，家家戶戶幾乎都是用竹子剖半、將竹子內的竹節挖除，再把這些剖半的竹子一根接著一根，從山上某個山泉水源處，把水引到各人的家裡使用。由於剖半的竹片是半露天的，常常會因為樹上掉下來的落葉而塞住水流，或者因為固定用的雙叉木頭架子倒下使竹管移位而停水，所以幾乎需要天天巡視水源，才能確保每一天有乾淨、清澈的水可以飲用和使用。族語工作不就如每一日要巡視山水源，才能擁有清澈、美妙的族語嗎？

延續族語寫作的熱能

族語文學對原住民可說是一份貴重禮物，特別是族語正式成為國家語言後，藉著文學紀錄可以保留語言，並收藏各族群文化的精隨。然而，對沒有文字的台灣原住民族，族語拼音是有困難的、族語文字使用是陌生的，更何況是族語寫作。另外，習慣用族語的部落族人，華語表達通常有限，如何將族語轉化成華語，書寫能力就是困難。或者，對有華語寫作技巧的年輕學子，給於學習族語動力，提升學生們的族語環境。藉著族語文學這份貴重禮物，延續族語寫作的熱能—讓更多的人參與。

族語文學獎就如將祖先高貴、多彩、神秘的琉璃珠，從收藏於甕底取出，晾在日光下、吹風、擦亮而發光發熱，族語文學猶如再許一個琉璃珠春天。如果「話是風，字是跡」，那族語就是靈魂的鑰匙。嘗試將耆老們口中的故事，變成有靈魂文字，視為自己的使命。◆